

## 《婦女節聯想起的親情》

三月份發送的婦女節賀卡的下聯是，“談婦權，此時有節不如無”，除了“談婦權”三字，其餘的“此時有節不如無”，是化自清代詩人黃景仁（1749-1783）的《別老母》下聯：“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”。我只是把末句的“子”字改作“節”，這就是賀詞的來龍去脈。黃景仁，字仲則，陽湖，今江蘇省常州市人，以字行於世。他這首《別老母》是傳誦了兩百多年的感人之作。

我國詩界的傳統，比較寬容大方，對於吟誦時，引用先賢的名句而不注明出處，一般不大會被斥責為抄襲，拾人牙慧的。如果引用得貼切，或能化出新的境界，更會被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承繼。

黃仲則正好老於此道。例如他那首傳誦久遠的《綺懷》，其中淒婉動人的兩句：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為誰風露立中宵”，就是分別從李商隱的《無題》“昨夜星辰昨夜風”，和明代高啓《蘆雁圖》的“滿身風露立多時”化自出的，而又因受惠於歷代文人騷客的吟誦，和通過一些詞語的調動，變得更朗朗上口，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此處所引黃仲則的《綺懷》就是個有力的例證。

黃仲則的同鄉，瞿秋白（1899-1935；詳見拙文《週末談》第34“是時代辜負了他——寫在《秋白春寒》上網之前”），他的母親，因無法逃避債主，吞下了摻了火柴頭的烈酒自盡。秋白回家祭奠時寫下的《祭母》詩：“親到貧時到不算親，藍衫添得淚痕新；飢寒此日無人管，落在靈前愛子身。”可以隱約地，看到仲則的身影。兩詩之所以那樣強烈打動人心，不是單為寫了窮困的淒涼，而是在這樣

的近於絕境下，哭別孤寡的母親。秋白曾嘆息說，“吾鄉黃仲則，風雪一家寒”。

黃、瞿的年代，早已一去不復返了，中國快要全面脫貧，就算在個別，還被認為是貧困的偏僻地區，也不會出現，黃、瞿兩家那種淒涼的情境了——參看 2018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》。那麼，在海外創業的炎黃子孫，更不在話下。

然而就我輩而言，在奉養雙親問題上，可能會面對，另一種難過的心態。是的，生活的物質條件，已大大改善了，可是我們的高堂，未必有幸及見。這就是我早在八十年代時的處境。我在法國拿到了學位，接着受聘於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，可是我的父母，都先後下世，養父養母也走了。這正中了“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”所說的。我雖沒遇到，“十有九人堪白眼”的無聲指責，但因“老在唸書、唸書”，而暗示我是“百無一用是書生”那類冷語，我也曾聽見過——這裏“堪白眼”兩句，引自黃仲則，另“樹欲靜”兩句，原出自《韓詩外傳》卷九，唐白居易哀悼友人亡父之痛時，曾引用過。



母親林秀儀 1950 年在香港



養母洪珠時年約 40 歲